

黄河流域青铜文明专题展的策划实践

以“变局——春秋时期的晋与秦”为例

刘丹

“变局——春秋时期的晋与秦”展览于2025年1月1日在山西博物院开展。此展汇聚全国17家文博单位200余组代表性文物，是馆际间深度交流合作的再次探索，也是黄河流域青铜文明专题展的成功实践。该展荣获2025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

选题背景

山西博物院作为山西省最大的文物征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目前已形成“晋魂”“晋现”“晋鉴”“晋汇”四大展览板块。“变局——春秋时期的晋与秦”属于2025年度“晋汇”板块重点展览，展览主题的确定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山西重要的历史地理位置和文化地位。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山西都有充分体现。展览通过深度挖掘馆藏文物特色及山西文化文物资源优势，结合考古出土与传世的春秋时期相关文物进行策划，力图“透物见人”，展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凝练的中国文化独特气质与精神内核。

春秋时期晋秦两国共同谱写历史篇章。晋国和秦国的历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开展晋、秦历史研究，梳理和展示晋秦关系等历史脉络，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增强文化自信。晋秦之间复杂而多元的关系，生动地反映了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纵横捭阖的政治生态，也体现了华夏大地在走向大一统进程中的曲折探索。

晋文化的历史渊源与重要地位。晋文化起源于汾河之畔，形成于西周初年，兴旺于春秋战国，延续并发展于秦汉以来，辉煌于近现代，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其中，晋国文化是尤为重要的一环，是晋与三晋称谓之渊源，也是晋文化历史的重要来源与关键组成。

打造“晋国”主题系列展览。为讲好“晋国”故事，展现晋文化的深厚底蕴，山西博物院策划了一系列以“晋国”为主题的展览。2017年底推出“争锋——晋楚文明特展”，展现了春秋之世晋楚争霸的风云际会。此次举办的“变局——春秋时期的晋与秦”是“晋国”主题系列展览的第二部。接下来，还将继续推出“晋吴联盟”等展览，进一步丰富“晋国”系列。

丰富的展品支撑。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湖北、上海等地文博机构收藏有众多能够反映春秋时期晋、秦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珍贵文物，足以对本次展览提供强有力的展品支撑。

主题阐释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期，是中国由早期国家向统一多民族国家转变的历史大变革时代。这一时期，周王室的势力逐渐减弱，各诸侯国逐渐崛起，形成了群雄争霸的局面。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有所提升，但战争频繁，诸侯国之间为了争夺霸权



序厅“晋秦源流”四面式数字影像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无论地下还是地上古建遗存丰富，堪称中国古建博物馆。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遗存中，以山西忻州南禅寺大殿（唐建中三年，782年）、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唐大中十一年，857年）为突出代表。再早的历史记忆只能通过地下考古去实证。近年来，山西考古不断加强多学科研究和探索，更加注重遗迹现象的保护，有力地实证了山西古建筑技艺的传承和发展。

斗拱

斗拱是建筑的主要构件，在山西灿若星河的古建筑中，斗拱比比皆是。它从早期支撑承重到后期的装饰，从类型、组合到尺度、外形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也形成了我们今天印证古建筑发展历程的重要时代特征要素之一。但是，最早的斗拱在哪?从什么时期产生、发明，到优化、发展，还不断地考古实证。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斗拱的最早实例见于东周时期，例如在中山国出土的四龙四风铜方案和陶斗等。近年的山西考古也



铁匠营汉墓M14前室西壁砖雕斗拱



“平王东迁”文物组合式展示

发现了不少较早的斗拱。2020年，在山西运城临猗县牛杜镇铁匠营村西南发现4座东汉时期大型砖室墓葬。这4座墓葬早年经过破坏，墓顶已不存，但墓壁和墓底等仍保存较好，从墓壁和墓顶部残存的灰砖排列方式来看，墓顶是四面起券的穹窿顶。

最为珍贵的发现是在M14前室东西两壁上发现砖砌仿木构斗拱形象，这在汉代墓葬中极为罕见。M14为带有长斜坡墓道的前后室砖室墓，墓内放置两棺，出土若干陶类随葬品。该墓特殊之处在于前室东西两壁上有以灰砖垒砌的斗拱形象，上部虽已残缺，但仍可识别大体结构，当是表示建筑入口处两侧“阙”的形象示意。

立柱上承枅斗，斗上左右出横枅，为“一斗两升”，每个横拱的散斗上又支撑一个小的“一斗三升”，整体为重拱，斗拱上承檐枅，再上为饰有斜方格纹和圆角方形纹样的灰砖，其上还残留有砖雕的檐椽滴水。在唐、宋时期已发展成熟，由一定规格的木枅(拱)和木块(斗)装配成组的整体构件，广泛应用于各类建筑中。最早的横拱形式见于战国时期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墓出土漆画上的建筑图案中，表现为明确的斗拱图形，即“一斗二升”式样。

山西是古建筑大省，地上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为唐代，最早的北朝斗拱形式见于天龙山石窟，汉代的建筑实物在此之前还未被发现。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是斗拱发展和演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因地区、建筑结构差异，斗拱呈现形制多样的特点。汉代斗拱的形象多见于汉代墓葬中陶楼模型明器、画像石、画像砖上，这些都是汉代建筑的形象描绘。铁匠营M14甬道内的斗拱建筑是目前北方地区所仅见的以建筑材料灰砖垒砌的明确的斗拱实物，其形制为“一斗二升”和“一斗

打造精品

中国各类博物馆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更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作为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博物馆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历史展览的举办，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

师古鉴今的展览主题，以晋秦历史讲述中国故事
本次展览以“变局”为主题，内容新颖，展现在春秋大争之世，处于东周王朝中心区域的晋与秦，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社会变革中走在了时代前列，牵动了天下变局，引领了社会发展走向。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春秋时代的变局为我们认识当今世界提供了重要借鉴。

引领时代的展览内涵，以晋秦文物诠释中国精神
展览深挖文物蕴含的历史印记和时代精神，通过文物背后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展示晋、秦两国奋发图强、开拓创新、兼容并蓄的时代精神，揭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

强强联合的办展模式，精选展品契合展览主题
通过文献查找、学术研究、数据筛选、在线查询、实地考察、交流合作等方式精选全国17家文博单位200余组珍贵文物，让文物展品真正成为诠释历史的焦点。其中借展文物达四分之三，打破了原创展览以本院文物为主的模式，是一次全新挑战。

学术支撑的展览体系，数字赋能延伸展览内涵
在策展阶段，召开“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策展实践研讨会”，邀请资深专家从学术层面对展览选题、展览定位、展品遴选、展览结构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为展览提供了充实严谨的学术保障。此外，展览还运用新技术，加强数字化信息活利用，强化新传播，突出“实物+辅展解读+数字延伸+互动体验”的知识拓展。研、展、教、宣、文创一体化策划，新传媒引领新传播。

小结

“变局——春秋时期的晋与秦”展览的成功举办是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策展和馆际间深度交流合作的又一次探索和实践。展览精准定位山西历史地理优势，以丰富的展品呈现晋秦文化内涵，构建了完整且富有深度的叙事框架，生动展现了两国发展历程与关系变迁。师古鉴今的主题、创新的办展模式以及坚实的学术支撑，让观众领略了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的独特魅力，在文化传承与公众教育方面成效显著。

此次展览的举办，彰显了博物馆在挖掘地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它以晋秦历史为窗口，映射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宏大脉络，让古老的文明与当下时代对话，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历史镜鉴。展望未来，期望通过更多精品展览的策划，持续深入挖掘优秀历史文化资源，不断创新展览形式与传播手段，进一步夯实博物馆在文化传播与学术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为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续写辉煌篇章。



秦公鼎 甘肃礼县秦公大墓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三升”组合的上下重拱结构，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尤其是汉代斗拱的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2000年，我们在山西芮城城隍庙调研时发现，建于宋代的大殿有多个翼形拱实例。1964年侯马平阳机械厂发现金明昌七年(1196年)董海墓，墓中有繁缛的仿木构砖雕，其中补间铺作为双下昂计心造，自枅斗左右出泥道拱，上托柱头枋，正面出挑横瓜子拱并承罗汉枋，第二跳为横向荷叶拱(异形拱)与琴面耍头相交。

金代是晋南地区翼形拱应用广泛、形象丰富多样的时期。稷山马村1号金墓北壁为重檐建筑，下造双层须弥座，座上插檐，整壁面阔三间，当心间廊门楼，基座外突，平面呈“凸”字形。柱头铺作采用双下昂五铺作并出45度斜昂，顶为单檐歇山式，山华朝外。门楼补间铺作可见明显的翼形拱。这些实物实证了这种翼形拱包括“猪耳朵”拱在宋金时期这一区域已广泛应用。

木构榫卯

据研究，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新石器时期，先人已使用榫卯。以往山西最早的木构榫卯实物，当在唐代建筑中窥见。2020年1月，在山西阳泉发现一口九边形战国古井和周边的方形古井。井圈之间的联接就是榫卯。

九边形古井井圈用原木围合，同南方栏杆式建筑一样每层每根原木都开榫，交接拼合成一体，经水的浸泡，木材含水率饱和，而且在地下土体中密封，使其较好地保存下来。现残存井深9米，原木围合共38层，在全面提取数字化信息、采集完成并检测标本之后，目前采取回填处理。

(下转6版)

“为了博物馆，奔赴一座城。”近年来，“文博热”持续升温，参观博物馆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博物馆不仅在提升公民文化素质、满足休闲娱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名片。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博物馆全年接待观众数量超14亿人次，创历史新高。“淡季不淡，旺季更旺”成为国内许多热门博物馆的常态。与此同时，博物馆文物安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观众的急剧增加，给展厅文物带来的风险尤其值得关注。

展厅文物具有其独特性

博物馆与一般的旅游景区不同，收藏、保管好珍贵历史文物是其重要使命，也是首要的任务。展厅中的文物，不论是基本陈列、专题展览，还是临时展览展出的文物，除了具有文物的一般特性，与长期保存在库房中的文物相比也有其独特性。一是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尽管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存在一定的更新，但总体而言，特别是基本陈列中的文物，是相对稳定的，轮换相对较少，原因在于，这些文物是博物馆馆藏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文物，能够反映特定的历史面貌，实证时代的发展，珍稀程度也较高，许多文物甚至是独一无二。二是具有独特而丰富的价值内涵。展览中展出的文物，往往是策展人根据展览的主题和叙事经过科学研究精心选择的，在深化展览主旨方面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不少文物同时兼具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成为吸引观众并传达特定主题不可或缺的物证，展示效果突出，展出频率更高。三是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博物馆展出的许多文物因其独特的价值，很多都是镇馆之宝，是“明星文物”“网红文物”，许多观众甚至是专为此件文物而来参观，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便是如此。有些文物经过多次反复展出，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关注，成为公众心目中必打卡文物。

大客流下的展厅文物安全风险

文博热潮和文旅融合新时代的到来，推动博物馆观众群体不断扩大、愈新多元化。博物馆的空间承载力是有限的，观众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得博物馆持续高负荷运转，给具有突出价值的展厅文物带来诸多安全风险，需要全社会予以关注。

观众拥挤导致的触碰风险。近两年，许多博物馆参观人数屡创新高，越来越多的热门展览、明星文物吸引观众聚集“打卡”，展厅内“人挤人”的现象常见，参观人数远超展厅承载力，观众的增加制造了拥挤的参观环境，埋下矛盾的引线，不仅降低了观展体验，而且增加了文物展柜被触碰、倾倒的风险。

不文明参观行为导致的行为风险。在文博热潮的带动下，许多观众是第一次走进博物馆，因不了解或不配合博物馆参观要求，在拍照时使用的闪光灯、对展展文物的触摸和踩踏、在展厅内使用质量不佳、有爆燃可能的电子产品同样也是潜在安全风险。一些观众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在展厅内奔跑、打闹，极大影响展厅文物安全。

展厅环境恶化不利于文物保护。不同于一般公共建筑空间，博物馆的展陈空间大多是封闭的，其室内环境因素，如温湿度、光照、空气质量及声学条件等的波动，都会对展厅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大客流涌入带进来的灰尘、微生物等，包括呼出的大量二氧化碳导致的展厅温湿环境发生变化，对展厅文物保护也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特别是许多博物馆延迟闭馆，更长时间的灯光环境，更长时间的灯光照明，对展出的脆弱文物影响更大。

员工职业倦怠产生潜在安全风险。为应对广大观众参观热情，许多博物馆实行延长开放时间措施，一些博物馆甚至打破“周一闭馆”的惯例，这无疑博物馆满足观众获取知识和文化休闲需求的一项有力举措。但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的延长开放，需要安全保卫、设备管理、观众服务、藏品保管、展览服务、经营管理等一系列部门的密切配合。人员的持续高负荷工作，容易产生职业疲劳，会导致设备检修、安全保障、环境控制设备的检修时间大大缩短，工作质量也在经受考验，增加了文物受损风险。

“文博热”形势下展厅文物安全管理对策建议

文物安全是推动“文博热”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是博物馆事业的基础和关键，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要积极提升公众文物安全保护意识，健全博物馆展出文物安全保障机制，为博物馆更好地发挥作用、持久地服务观众做出努力。

设计合理的展厅流程和空间布局。展览空间布局和环境设计是解决大客流隐患的重要前置举措。博物馆要充分预判展览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针对可能产生大客流的展览进行专门的设计，以舒朗的、符合观众参观规律的空间布局和参观流线，通过空间分隔，从源头上控制大客流风险。同时，在展具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大客流带来的展柜触碰风险，对一些展品展柜进行特殊设计制作。针对热门展品，适当拉开展品之间的距离，必要时增加观众排队分隔等候区，确保流动性，避免空间狭小导致的拥挤现象，为观众提供更舒适的参观体验。

加强展厅人流量控制疏导。博物馆根据展厅面积设定最大的观众承载量，大客流到来时，适当施行预约、限流措施，同时要在展厅内设置清晰的疏导标志，引导观众按照指定路线参观，避免逆向流动造成拥堵。必要时，增派人员辅助引导，特别是加强对研学团的现场引导。同时，还可通过电子导览设备和手机App向观众提供展厅实时导航，提醒观众展览热度和参观人数，分流控制高密度人群。

强化展厅文物的巡查巡检。文保人员开展展厅文物的日常巡查巡检，是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应对大客流的影响，博物馆要定期对展厅文物进行监测和检查，对展柜、展具进行安全性评估，及时研判环境变化对文物产生的影响，对检查结果显示不适合继续展出的文物进行回库修养。针对有潜在风险的外部，要通过减震、防潮、防尘等设计，确保其在展示期间不受环境变化和外力影响。此外，展厅内还应安装触控警报设备，对观众的违规行为为即时发出提醒。

增加展厅环境的智慧监测。博物馆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展厅环境的智能监测，通过智能监测系统实现对展厅温湿度、光照、空气质量等关键参数的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异常并自动调整。例如，在大客流环境下，利用空气质量传感器调节展厅内的新风系统，通过光感设备控制灯光强度，根据温湿度变化按照展厅文物需求自动开启温湿度调节，确保文物始终处于适宜环境，用智慧力量守护好历经岁月沧桑的珍贵文物。

健全展厅文物管理制度。博物馆应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框架下，健全文物保护管理制度，细化文物保护规则，建立展厅文物动态监控和应急响应机制，确保展厅内出现温湿度异常、人员拥挤或突发事件时能迅速处理。同时，博物馆要明确文物保护责任分工，将文物保护责任细化到具体部门和人员，确保文物保护工作有人负责、有章可循。

提升全社会文物安全共识。文物保护不仅需要博物馆的努力，更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博物馆行政主管部门可通过媒体渠道，加大文物保护知识的宣传，设立“文物保护日”或开展相关公益活动，让全社会了解文明参观博物馆的必要性，共同维护文物安全。博物馆则可以在展厅设置保护文物的友好提示，加深公众对保护文物的直观感受。同时可积极与学校、社区开展合作，通过组织保护培训、参与修复展示等生动有趣的互动，将文物保护知识送达基层，激发人们对文物保护的兴趣。通过多方联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文物的良好氛围，促进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让每个人都成为文物安全的守护者、优秀文化的传播者。